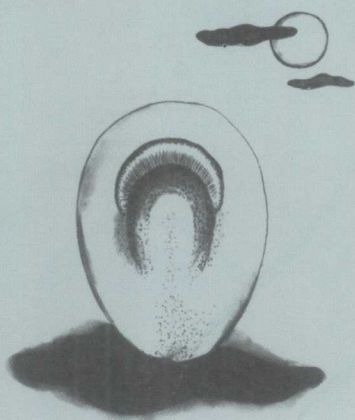


精典文库 032 KCLASSICS



M. Atwood

# 蓝胡子的蛋

Bluebeard's Egg

Margaret Atwood

[加]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著 柴妞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# 蓝胡子的蛋

Bluebeard's Egg

Margaret Atwood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蓝胡子的蛋 / (加)阿特伍德著;柴妞译. —南京:南京  
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
(精典文库)

ISBN 978-7-305-06508-8

I. 蓝… II. ①阿… ②柴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  
集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5547 号

Margaret Atwood

**Bluebeard's Egg**

Copyright © 1993, 1986 by O. W. TOAD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 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8-211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 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  
出版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精典文库  
书 名 蓝胡子的蛋  
著 者 (加)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 
译 者 柴 妞  
责任编辑 李雪梅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 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160 千  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 978-7-305-06508-8  
定 价 20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  
电子邮箱 [Press@NjupCo.com](mailto:Press@NjupCo.com)  
[Sales@NjupCo.com](mailto:Sales@NjupCo.com)(市场部)

---

\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\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  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## 没有童话的生活(代译序)

1969年,在首部长篇《可以吃的女人》里,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塑造了一个梦幻式的英语系研究生。梦幻,因为放在今天的好莱坞电影里,尽管二十六岁的他看上去只有“十五岁上下”,“像中世纪木刻中皮包骨的人像”,还是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英俊富有、风流倜傥的男二号。他符合现代审美的纤弱病态,患有时髦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,喜欢去洗衣房,看玻璃后翻滚的彩色衣服,心情烦躁时,通过熨东西才能抚慰自己。学术和女人于他,每天相处继而生厌。论文是沙发边散落的一擦纸,不能被触碰、不能被整理是它存在的唯一意义。阿特伍德不承认《可以吃的女人》是自己的处女作,也拒不承认小说是女权运动的产物。当那做成女人形状的蛋糕成功出炉,女主角一边狠狠地吞咽一边含恨道:“你一直在想方设法把我给毁掉,一直想方设法地同化

我。”<sup>①</sup>我们对作者的撇清不再苟同。女权唯一的好处是，小说的结尾并不罗曼蒂克，从未婚夫那里逃跑之后，在大雪中破旧小旅馆的肮脏毛毯下，男女主角的性爱毛躁而尴尬，让人失望又在情理之中。阿特伍德用敞开的结尾，避免让女主角只是简单地易手。

伍尔芙说作家分两种，天生讲故事的和自觉讲故事的。《可以吃的女人》展现了阿特伍德最基本的能力，她是自觉讲故事的人。也因为自觉，阿特伍德几乎自寻烦恼地，建筑了一个个无法逾越的障碍。三十岁之前，她并不完全知晓，如何给不合情理的细节铺平道路。

1983年，阿特伍德四十四岁，短篇小说集《蓝胡子的蛋》出版。之后阿特伍德长篇作品中重要的关键词和技法，在《蓝》中均有出现。

蓝胡子是一则暴虐的民间传说，长着蓝胡子的贵族，用斧头将女人们砍成碎块，这样扭曲骇人、又充满莫名快感的故事，被法国人查尔斯·佩罗改编成了童话。《蓝胡子的蛋》与童话无关，没有丑陋的丈夫，没有城堡、谋杀与复仇。它是女人说给女人听的寓言，比之《欲望都市》类的女人心态，少了一惊一乍的语气词，省略了捉奸在床的高潮，它更老旧，平淡收敛，点到为止。这一类故事，可以仔细收入书柜而不被人耻笑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可以吃的女人》，[加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，刘凯芳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10月版，第337页。

十二篇一万字左右的短篇中，四篇（《母亲生命中的关键时刻》、《黑兹尔飓风》、《寻找斑叶兰》和《出土套房》）是对父母生活的回忆，几乎看不出虚构的痕迹。它们呼唤出这样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有两代间的情长，“我”有时是独生女，有时有个特立独行的兄长，我与父母相聚又分离，记忆统统糊在了一起，每次回娘家，总是

……早早地上床，永远不知道醒来时会是哪一年。会不会是二十年以前，或者二十年以后？是在我结婚之前，还是我的孩子——十岁了，正在朋友家玩——已经长大离家？我睡觉房间的墙粉上有一块缺口，看上去像一只侧面的猪脑袋。它一直在那儿，每次我回到这里都要寻找它，以稳固自己，抵挡那一时刻，越来越快从我身边飞逝过的时间。我的这些访问全都糊在一起。（《寻找斑叶兰》）

亦有建筑于现实和虚构两种不同职业在家庭中和睦相处。植物学家的父亲，对整个世界抱着慈悲而清晰的见解。阿特伍德本人喜欢科学，而作为科学家父亲亦喜欢文学，酷爱阅读小说、文学、历史：

父亲学习历史。波兰人说他知道的波兰历史比大多数波兰人多，希腊人说他知道的希腊历史比大多数希腊人多，

西班牙人说他知道的西班牙历史比大多数西班牙人多。考虑到世界上总人数的平均知识,或许真的是这样。只有他一个,在我认识的人中间,从过去经验的基础上,成功地预言了阿富汗战争。其他还有什么人真的在意呢?《《出土套房》》

阿特伍德在兰登书屋的采访中说,“我们都是不偏食的人……连麦片粥的盒子都要看,没有语述是微不足道的。”小说与科学均起自相同的问题:如果、为何及怎样。她的母亲大方淡定,对安营扎寨的迁徙生活毫无怨言。这样一个身处自然的家庭,让人想起 E·B·怀特的《重游缅湖》,与怀特的心平气和不同的是,这些自然崇拜中,有种贯穿始末的末日恐惧。阿特伍德坚信情感是最大的驱动力,摧毁城市的是仇恨,不是炸弹,重建它们的是希望,不是砖块。

危机感扩散进另八篇虚构的短篇里,成就了形形色色的担忧。除了《蛙之春曲》里唯一的男性视角,除了“一对果蝇不受限制地繁殖,用多少个星期,可以覆盖整个地球三十二英尺深”之外,亦有女性的愁伤,被男性忽略抛弃,付出却没有与之对等的回报。即便她们有非常现代的独立外壳,成功的陶艺家,无所畏惧的大学生,画家,却胸怀主妇才有的忧愁。这些忧愁到了 1985 年,凝聚成长篇《使女的故事》,拿女人的生殖能力大做文章。阅读虚拟的基列共和国,无时无刻不让人想到《一九八四》。等到《盲刺客》、《秧鸡与羚羊》这些小说一并问世,很多人给阿特伍德

贴上了“反面乌托邦”(Dystopian)的标签。作为乌托邦的女性书写者,阿特伍德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野心。她带着满怀慈悲的心伤,抱着科普的态度,描述末日。

1988年的《猫眼》,几乎是从《蓝》中辐射而出。《日出》靠画男性生殖器出名的女画家伊冯

……看上去像三十,打扮得却像二十,不过有时候她看上去像四十,打扮得像五十。她的年纪取决于光线,她的穿着取决于心情,心情取决于那天看上去多大,而这又取决于光线。是一种微妙的相互影响。(《日出》)

变成了女主角伊莱恩,她的哥哥是《黑兹尔飓风》里的兄长,《丑脸》里的乔尔成了乔,阿特伍德人物的重复总是带着更加致命的精准度。伊冯的脆弱,兄长的孤僻,延续了一个女孩的童年。所谓猫眼,不过是小孩子玩的弹子,与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里阿孝埋进树根里的弹子一样,折射出一盘散杂,却并不见得美好的世界。通过它,这孩童时遗留下的一小粒残骸,阿特伍德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读者群。

《猫眼》中的坏女孩科迪莉亚,在1993年的《强盗新娘》中得到了最彻底又最离奇的发展。像序言中的引语一样,“不咬人的响尾蛇无法给人教训。”泽尼亚,一个美貌到惊人、满嘴谎言的女人,将另三位女子的爱人分别抢走,再抛弃,使三个含恨的女人,



凝结成一个有相同苦难经历的团体。《强盗新娘》是阿特伍德可读性最强的小说，仇恨延绵不绝，情节节奏堪比 abc 频道的黄金强档。这部三十六万字的长篇，紧凑却细节丰富并不简陋。

描述女性生活中情感危机的能力，阿特伍德在《蓝胡子的蛋》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早有所展露。《盐晶花园》中，对于核战争的恐惧，奇怪地掌控了一个女人的私生活；到了《美洲红鸮》中，一段疲倦的中年情感，却因为牙买加鸟儿的稀世景象，重新点燃。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，既有趣，又灼人地诚恳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敏锐地捕捉到，支配着人际关系的复杂力量，及指导这些关系的强大情感。喜欢她的人，可以用这本小说集重温旧梦。书很薄，三百页不到。搭地铁，在咖啡馆里作态，没别的书比它更合适。

柴妞，2009 年 8 月

献给我的父母

## 目 录

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	1
黑兹尔飓风	21
露露；或，语言的家庭生活	49
丑脸	71
艾玛的两则轶事	101
激流漩涡	101
凌波微步	112
蓝胡子的蛋	123
蛙之春曲	159
美洲红鹈	175
盐晶花园	197
寻找斑叶兰	225
日出	237
出土套房	259

## 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

母亲很小的时候，有人给了她一篮子小鸡作为复活节礼物。结果它们全死了。

“我不知道不可以捉它们，”母亲说。“可怜的小东西。我把它们放在板上排成一排，小鸡腿直直地伸出来，像拨火棒。我对着它们哭泣，我到死都会爱它们。”

或许，母亲是要通过这个故事，表明她的愚蠢，和多愁善感。我们得明白，她现在不会做这样的事了。

或许，这是对爱之天性的一种解读；不过，了解母亲的话，便知道这不太可能。

\* \* \*

母亲的父亲是个乡村大夫。那个年代没有汽车，他驾驶一整队马，一辆轻便马车，驰骋在他的地盘上。没有除雪机，他驾着马

队，拉着雪橇，穿越暴风雪雨，午夜时分，赶去那些点着油灯的人家，接生。那儿，水在木炉灶上滚着，法兰绒褥子在碗架上热着，孩子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。他的诊所就在家里。母亲儿时，总看见人们穿过门廊来到诊所门口，紧握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——拇指，手指，脚趾，耳朵，鼻子——都是不小心被砍掉的。那些人将这些重伤的部分紧按在生疼的残肢上，仿佛它们能像生面团一样粘住。他们巴望着外祖父能把它们重新缝回去，治愈斧头、锯子、刀以及命运赋予他们的伤口。

母亲和她的妹妹会在紧闭的诊所门口游荡，直到被嘘走。门背后传来各种呻吟，被捂住的尖叫，救命的哭喊。对于母亲，医院从不是个有魅力的地方，疾病侵占了休息日与假期。“千万别生病，”她说，而且说到做到。她几乎从没病过。

可有一次，她差点死掉。她的阑尾破了。得由外祖父来做这个手术。事后，他说开刀的人不该是自己，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。这是母亲在讲述外祖父时，少有的承认其软弱的时刻。通常，他被描述得很严肃，管这管那。“不过，我们都尊敬他，”她说。“他到处被人尊敬。”（自母亲的少年时代起，这个词的地位下降了一些。它曾经比爱还重要。）

是别人告诉了我外祖父开麝鼠场的故事。他怎样和母亲的一个叔叔，在房产后面的沼泽中圈起栅栏，将母亲未出嫁姑姑的积蓄投在麝鼠身上。原本打算这些麝鼠们繁殖后，做成麝鼠大衣，可邻近的一个苹果农在上游冲洗他的喷虫器。麝鼠们全被毒

死了，像门钉一样死得透透的。这发生在大萧条时期，绝不开玩笑。

她们年轻时——如今多少岁都可以说是年轻，不过我指的是七八岁——母亲和她的妹妹有一间树屋，在那儿她们玩洋娃娃的茶话会之类的游戏。一天，她们在外祖父的医务室门外找到一整盒漂亮的小瓶子。这些正要被扔掉的瓶子，被母亲（她平生最讨厌浪费）挪进了洋娃娃的房子里。瓶子里灌满了黄色的液体，她们也没倒掉，因为看上去特别漂亮。结果这些都是尿样。

“为了这个我们挨了一顿臭骂，”母亲说。“但我们知道些什么？”

\* \* \*

母亲一家住一座邻近苹果园的大白房子，在新斯科舍省。有一座仓房，一座马车库；厨房里有储藏室。母亲能记起那个没有面包店的年代，面粉桶装运来，所有面包都在家里做。她能记起听到的第一条收音机广播，是一支哼成歌的袜子广告。

房子有许多间。尽管我去过那儿，尽管我亲眼见过，还是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间。部分房间关着不用，或只是看上去如此；房子后面还有楼梯。过道通向四面八方。五个孩子住在里面，一双父母，雇了一个男人，一个女孩，两人的名字和长相经常变。房子的结构分等级，外祖父住顶楼，但私密的生活——有派的酥皮，

干净的褥子，亚麻衣橱里碎布盒的生活——却是女性的。这房子，以及里面所有的物体，带着静电噼啪作响；退浪冲刷着它，空气因为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变得凝重。像一节空的原木，一面鼓，一所教堂，它扩大着，六十年前轻语的对话，到了今天还能听个朦胧。

在这所房子里，你必须呆在餐桌前，直到吃干净盘子里的每样东西。“妈过去经常说，‘想想那些正在挨饿的亚美尼亚人，’”母亲说。“我没看出吃了我的面包皮，如何能对它们有点帮助。”

就是在这所房子里，我第一次看见一束插在花瓶里的燕麦，每一粒燕麦都裹着漂亮的银纸，银纸是小心翼翼从一盒巧克力中收集出来的。我以为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绝妙的东西，并开始自己收集银纸。但我从未有过机会裹燕麦，也不知道该怎样裹。像其他许多消亡文明的艺术形式，这门手艺已经失传，再也无法被完整地复制了。

“圣诞节我们有橙子吃，”母亲说。“从佛罗里达一路运来；非常昂贵。在长袜子的脚趾里发现一只橙子，是一大乐事。想起它们有多好吃，现在也觉得很有趣。”

\* \* \*

十六岁时，母亲的头发长到可以坐在上面。那时候女人们都剪短发；快到二十年代了。母亲的头发让她很头痛，她说，可我严

厉的外祖父禁止她剪发。一直等到有个周六，她得知他要去看牙医。

“那时候没有冷冻剂，”母亲说。“钻头由一个脚踏板带动，转起来嘎吱，嘎吱，嘎吱。牙医自己有一副黑牙，他嚼烟叶，一边在你的牙齿上作业，一边把烟叶汁吐进一只痰盂里。”

说到这里，善于模仿的母亲模拟钻头和烟叶汁的声响：“啉！啉！啉！啉！啉！啉！啉！太痛苦了。后来有了止痛气<sup>①</sup>，简直是天赐的拯救。”

母亲跑进牙医的诊所，外祖父坐在椅子上，疼得面色发白。她问他能不能把头发剪了。他诅咒着说她干什么都行，只要她赶紧滚蛋别再烦他。

“于是我马上出去，把头发全剪了，”母亲得意地说。“他气疯了，后来，可他还能做什么呢？他自己答应的。”

我自己的头发被放进一只硬纸盒，盒子在母亲地下室的一只皮箱里。我想象它正变得黯淡，每过一年就更加脆弱，或许已被虫蛀；如今，它看上去会像维多利亚时期葬礼珠宝里褪了色的发环。或许长了干干的一层霉；在箱子的黑暗里，在裹着它的一层棉纸中，微微发光。我怀疑母亲已忘了它在那儿。剪它的时候我挺心安，那时我十二岁，妹妹刚出生。那之前留的是长波浪：“不然，”母亲说，“它会结成一大团。”每天早晨，母亲将它绕在食指上

---

<sup>①</sup>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一种新型的无痛牙科专用椅被广泛使用。如果病人想减轻疼痛，可以按椅子上的按钮，给自己注入止痛的气体。[本书所有注解皆为译注。]



梳理，可她在医院时父亲就没了辙。“他没法将它绕在自己短而粗的手指上，”母亲说。父亲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指。它们和母亲长而优雅，被她自称为骨感的手指比起来，确实宽了些。父亲作出小猫咪一般的笑容。

因为这个，我的头发被剪掉。我坐在人生第一座美容院的椅子上，看着它掉落，像一把把蜘蛛丝，落在我肩头。我的脑袋渐渐从中间露出来，更小，更紧密，脸的棱角更分明。十五分钟内我老了五岁。我知道我现在可以回家试试口红了。

“你父亲为此挺沮丧，”母亲要和我密谋一般，悄悄地说。父亲在时她不说这个。我们都笑，笑男人对头发的奇怪反应。

\* \* \*

我曾经以为母亲，在她年轻时，过着持续欢闹的生活，经历着毛骨悚然的探险。（那是在我意识到，她从不讲述构成自己大部分生活、平静长久的岁月之前：故事，只是标点符号。）马儿和她一起逃跑，男人们也想，她不断地从树上或仓房的梁上掉下来，或差一点被浪潮卷进大海；或者，兴致小点的时候，为了融入周围环境而遭遇严重的尴尬时刻。

教堂尤其危险。“有个周六，有位传教士嘉宾，”她说。“自然我们每周六都得去教堂。他在那儿，奋力全速地讲道，地狱之火啊，遭天谴啊。”——她敲打着一个看不见的讲坛——“然后他的